我不知其意，但见二娘点头，便游至池边，却是无力扶沿上岸。红蚌便过来扶我上去。

        “谢谢蚌姐。”我答谢道，想来瘫了十几日，竟虚弱至此。

        此时，红蚌看着我，脸色发白，如见鬼魅，只指着我的身体，话也说不出了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竟然……”  Z6 v: N5 b4 j% t9 Z. B

        “我怎样？”我诧异地低头一看，不禁五雷轰顶，双眼冒花。% G\* ^/ x! h3 @3 w\* z/ a

        眼下的哪里是我的身体，浑身上下已没有半块男儿肌肉，只有一段白洁如雪、晶莹剔透的鲜嫩肉体，全身体毛俱已不存半根，浑身冒着氤氲热气，散发着馥郁芳香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原本的粗手大脚，宽肩熊背，竟像缩了骨、融了肉似的，变得柔巧秀气，整整小上几大号，纤纤的兰手，尖尖的笋足，豆芽儿般的身体。但让红蚌最吃惊的并非这些，她所指部位，正是被她称为万里挑一的“神勇之器”——令我骄傲的巨根阳具。只见这巨物如今缩成蚕蛹大小，垂头丧气地挂在腿间，而一对核桃似的金丸，竟已遍寻不见，仔细在囊上捏寻，才知已成了两粒“蚕豆”，就如三岁小孩一般。' x$ {" K6 m& X& @9 \

        “这……这……”我被吓得六魂消散，语闭气塞，眼前一黑，晕倒在地。

        醒来时，已躺在床上，全身却仍无力，只见二娘坐在床沿，关切地看着我。" ~" ~& F6 b/ ]9 b5 g( Z

        “冰冰，你终于醒了！”+ \_1 `$ `0 B) O

        “姑姑！”我脱口叫道，气若游丝，仿佛刚从噩梦中醒来。但自己口中吐出的陌生女声却无情地提醒我，一切都不是梦。

        “苦命的孩子，姑姑也没料到，这花妖精的药力竟如此强大，才半月，就可改天换地。”二娘愧疚地滴下两行泪，在旁边的红蚌也忍不住，扶案伤心哭泣。/ s9 t( [4 k$ I0 d# |2 H2 y7 z

        “红蚌，你倒哭得好似死了亲夫，想是舍不得他那条千里挑一的神器吧？”雪枝嘲讽她。她嘴上虽是嘲她，在我听来，却字字如在刀，刺在心尖。\* @: J; N\* x. \\* [( g( a

        二娘呵斥她：“你这小妮子，事到如今，怎还如此刻薄？”1 r: w( \_$ D, j) v  q

        “二娘，他又没变了女人，你伤什么心？你看他那身子，只是往前退了几年，重得一个童子之身罢了。”雪枝掀开我的被子，指着我的身体道。

        雪枝说得没错，我身高未变，身体虽比原先纤弱不少，皮肉也变得粉嫩白皙，仔细一看，却又不似女子，倒像是未发育的幼童之身。( r) E8 \_6 u! ]

        二娘细细看了，就宽下心来，道：“贤侄，你莫惊慌，雪枝说得没错，这男人是转不成女人的，你瞧你的玉茎金丸俱在，只是重回童子模样，想必过几年，就会重新长成，到时仍是个雄伟丈夫。”3 \_) O; G( v% Z+ O4 C$ \_- N  x6 y8 r

        我将信将疑，但此时也容不得我不信，不信又能怎样？雪枝和二娘所言，也有几分道理，只好借此宽慰自己。红蚌也破涕为笑，道：“若是如此，甚妙。”

        躺了一天，我尝试下地行走，初时全身发软，还需两位训师搀扶，不过一个时辰，竟能自己扶墙而行，又吃了碗稻米粥，力气恢复了很多，已能自如活动，只是小手小脚的，有点儿不太习惯，但不管如何，这半月以来手脚束缚，动弹不得，此时得到解放，从未如此爽快。5 I1 p; G" Q0 E4 c; s' c

        二女帮我重新穿戴梳妆齐整，在铜镜前对影一照，又是惊骇不已：只见原先那略成形的男儿肌肉已荡然无存，整个身体仿佛缩了两圈，那冰冰姑娘的衣裙，穿在身上竟有点儿宽松，削肩细腰的，倒似一位未发育的豆蔻少女，身子虽单薄，却透着一种清涩之秀。5 J" ^/ a8 S( F: ~9 ~. ?7 ~

        “不，这不是我！”我还是无法接受这种变化，推倒了大铜镜，吓得雪枝和红蚌连忙拉住我。我拼命挣扎，若是从前，就是百媚馆里所有的女人一齐上来，也不过是柔枝嫩草，一拨便倒，可现在全身仿佛使不上力气，加上心性大乱，没几下，就被二女按倒在床上。

        “妹妹，你发什么疯？”雪枝叫道，“若是母亲过来，可不连累我俩？”

        我听得这话，才停了挣扎，呆呆地把两只玉手放在面前细细端详，又禁不住绝望之极，掩面而泣。

        “你们瞧我，武功尽失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又如何报仇？”我泣道。8 [( y/ l9 e( M\* w. W1 W. j  z

        “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。小将军何必如此悲观？”红蚌安慰道，“就算女子，也有不让须眉的。当年越女剑术，独步江湖，将军以为可否算前例？”

        “话虽不假，若非大仇在身，我哪能忍如此大辱？不如自行了断，一了百了。”我叹气说，这女子嗓音虽仍带着些男子硬气，却如百灵啼叫，清脆委婉，似另一位妙龄少女言语。) U' a! e7 N8 |8 W

        二女又劝了多回，我又怎能听得进去，像发了失心疯，浑浑噩噩，茶饭不思，度了两日。到了第三天，才开始慢慢正视残酷的现实，在二娘的劝慰之下，花了好些努力，终于适应了这陌生的少女嗓音和柔肤弱体。

        “冰冰既然得了新身，你二人必当负起训师之责，严加训练。你今天训她严一分，今后便是救她一分，若宽一分，便是害她一分。”二娘正色嘱咐二女，二女伏身唱诺。